

# 孤獨

## · 幻夢 · 死亡

涼巴古

— 34 —

### 添足的話

當您乍見這既醒目又聳人的標題，或粗略地讀過本文一遍時，請別忙著給予它惡毒的批評。也許，對於長年在對負面價值體認極為單薄的文化範圍下的個人，或只慣於况味「花落去」、「燕歸來」式的感傷的人來說，可能很難於接受古已涼這篇「孤獨、幻夢、死亡」。因為，它使人面臨某種困境。（不是嗎？）其實，惟有面臨某種困境，才能體認出羅曼蒂克的情緒的蒼白；唯有由於死亡的恐懼，才能使人擁有力量去發現愛及友誼的可能性。由這個觀點出發，才不致於因為無法滿足「金黃的夢」或「樂觀與健康」的指望，而感到難於忍受。記得是誰說過：「人類的生命應在絕望的另一面開始」，我想，古已涼所要意謂的就是如此；而不單是一篇夢魘似的告白。當您有勇氣再讀它幾遍時，相信會聽到發自內心的吶喊——一種對生命的「無可奈何」的強烈反擊，您才有權力自許為「絕望的反擊者」，您才有能力去試圖否定自己「內心的虛無」！

秀 實 誌

這是一個夏末秋初，已涼未寒的季節。我匆匆穿過小街，趕回宿舍。十月的霏微把我淋得什麼光彩也沒有了。

——白天的愉快，完全葬在廣大無邊的夜裡。黑暗是一切，一切是黑暗。

此刻，我感到在我的脊椎裡有一股冷得要人命的冰流，在悄悄地游動。雖然我馬上意識到可能接近痛苦、絕望、或類似死亡狀的情形已經不遠了，可是我一點也不在意。我不知道我是否已麻木不仁了？真的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我從來沒有注意到我究竟在做什麼？或懷疑過我不是對生存毫無意思？我沒有考慮過我要怎樣處理我的未來。換句話說，我從來沒有希望生活要獲得一個什麼樣的結論，也沒有畢業以後要如何如何的計劃。我很自然的生活着，而且好像也很愉快，就是這樣，除此無它。

但在學校，我得承認，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，一隻聽話的狗，一個只滿足於公式和講義筆記的獎學金候選人。

要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就要提到我那個「十項全能」的老師。他是一個很喜歡談魔鬼、耶穌或這一類事情的小老頭。他很腐朽，可是他沒有注意到！

「說說看，什麼方是人生的意義？」有一次他用這個俗不可耐的東西來麻煩我。他的態度就像那些已經知道正確答案的考生，非常興奮。

我說：「死啦！」

他臉上的笑容迅速沒有了，而且感到疑惑。我的同學則沒有什麼表情。說實話，對我們來說，也沒有權利，一定要他們表示什麼？這是我們二人之間的一點爭吵，根本就不像是在祭壇上，解剖生命那一回事。而且死亡的浪潮誰不想避開？我曾經有過散步，在一條灰色而沸騰的街上。那是午後時刻，人類以各種聲音和姿勢使世界熱鬧的當兒，有一輛黑色的柩車，帶着半頓狂奔的力量馳了過來，剎那間，驚散了這裡的喧囂。大人們噤而不語，那些樣子，就像你可以想像到的滑稽那樣。小孩子是比較不知事態嚴重的一羣，他們隨着大人的喝叱，也回到某種距離以外，板着門縫張望，想一窺那幕後的悲劇。——面對死亡這種事，我深知道不太容易。而我說：死啦！那種近乎挑戰的回答，也只是是一種企圖或掙扎而已。可是，我怎能知道對這樣的發問者，是一個多麼惡劣的答案呢？

我的老師失望極了。他說：「想不到你會這樣說。」我很同情他的處境和對我的注意。我希望他會再問，那麼我可以在下一個或第三個問題中，盡量滿足他的意思。

「那麼，你解釋一下，你為什麼認為這樣？」他指的是我如何把死和人生的意義搞在一起。

「我常常覺得，我要強調這點——我常常覺得，」我說得很小心，幾乎在字與字間都遲疑那麼一下，「在接觸命運的時候，感到只要有一次死亡就有一次新生。啊！我的話也許晦澀了一些，但我可以使你明白的，老師。譬如耶穌雖然神聖萬能，可是我們也需要魔鬼。我的意思是說——魔鬼有時比耶穌來得實在。」

這根本就是一個大笑話。我立刻發覺，我不但沒有做好，甚至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因為他的結論是這樣的：

「你的過分清醒（也許應該說昏亂），令我驚奇；更可怕的是你已經顯示了一項危機，那就是你擁有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之所有條件已經完全喪失了。」他認真而激動地說：「你是一個瞎子，什麼都看不見，連你自己也在內……」他沒有把話說完就走了，當然我也不很愉快。我想他至少應該把我在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混蛋告訴我。我不管他的話是正確，但我却十分想明瞭——他把我當成什麼？

像這種事多着呢！就以最近來說吧！我的一個高中好友參加露營，因划船而溺於鷓鴣潭，那種死亡就像你預想不到所發生的那樣，平淡而淒涼。也許，啊！我已經真的沒有心腸了（好久我不再理會這些）。從同學的那些眼色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；處理這種事我太糟，我非常羨慕我的同學能做得很好。大致說來我的同學很善良。他們埋怨我——當我聽到那位同學的惡耗時，沒有絲毫震驚的感覺，

並責備我似乎太冷靜或理智了些，沒有那種相處多年的跡象。

起初我聽了他們的話以後，也深深覺得自己不是，甚至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可恥。但這種現象沒有保持多久，後來我就懷疑我受騙了。——唉！今夜無星、無月，沒有幻想，沒有未來，但却被這樣的過去活着。生活到底也不怎麼好惹啊！

我很機警地避開這些回憶，就不顧一切的跑回自己的房間。我想會有什麼事要發生的。果然，幾乎是在我把電燈打開的時候，我開始發抖。我忽然意識到那是怎麼一回事。我把所能穿上的衣服都穿上了。可是一點效果也沒有，最後，我只好埋到棉被裡去。

第二天，我到十點多鐘才醒來。就感到事態嚴重了，至少今天我不能睡得那麼遲。昨天晚上，那些事情都過去以後，明明有人把一道神秘的意旨，透過夢的安排，傳達給我，而我竟然平靜地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那樣。我應該知道那是多麼危險啊！我自怨自艾得在房間走來走去。我不能不懷疑，那人是否來過？那麼晚，穿得一身黑衣服，又罩着臉，並說那麼奇怪的話，我如何能相信呢？但就整個房間來說，確曾有人來過，況且，我的腦海中也很有那段記憶。總之，這完全是我的疏忽。過去我不太重視它們，現在才有這種煩惱。

我的不安和煩躁，除了增加整個事件的混亂以外，沒有絲毫解決的頭緒。那人說：「不要慌，先生，一定會來臨的。」我說：「一定嗎？」他說：「一定。」

「難道不能避免？」

「沒有希望。」他的態度一點也不曖昧。

既然事情已僵到這個地步，我想，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面對它了。可是矛盾就在我又不能心平氣和地承認那是事實。爲了不受其干擾，能更靜的思想，我把門窗全部釘死。就這樣，白天黑夜，黑夜白天，我把自己禁錮在房間裡面。

星期五下午，心怡第一個來敲我的門，我一下激動了起來，想向她訴說我的不幸，並請她看在過去那段情上，給我一些幫忙。我相信她會答應的。但當我觸到那扇釘死的門時，我的心又整個降爲零度，像摸到創口一般，痛徹肺腑，我又頹喪的坐下來。

「什麼事？木寒，你已經三天沒上課了。」她的聲音帶些憂鬱，還是那麼明朗、清快。雖然隔着重重的一道門。

「不要胡思亂想啦！」我停一下說「我只不過是還有其它的事情而已。」

「那是不可能的，」我頓然不知從何說起，「啊：我美麗玲瓏的靈魂，還是回家去吧！」

「你胡說，你不關心我了。」她連續敲門。

我說：「沒有那回事的。只是現在不是我們見面的時候。」

她不同意。說我說謊。並堅持一定要看到我爲止。我用盡各種方法使她明白：有一天，我們會再見面的，但絕不可能是現在。我們有過一段共同的日子，那就是我們生活最成功的地方。我說：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捉住自己，以爲在這個年齡把一切

事處理得過分完美，並不是一個好現象。但現在事情臨頭了，我不能再像那樣。我要好好地考慮，如何把殘餘的生命，處理得漂漂亮亮的。她哭着要求我不要再說了。她說，她很瞭解我的心情，我一定是將命運誤解得太厲害。她希望我能把在我心中作亂的那團可怕思想推翻。我向她保證，我會照她的話去做，臨去時，她似乎還噙着淚水，因爲我聽見她寒顫地給我祝福。這種連哭時也迷人的女孩，我不知道死神是否也忍心下手？

經她這麼一來，我更加茫然和痛苦了。我想，要不是已經答應她的話，不如死掉算了。但是準備的工作是絲毫不能怠慢的，那廝，不曉得什麼時候會來，而且事先一點預感也沒有，等到當你看到他的時，你連想逃的機會也沒有。

我輪回床上，迅速地把那晚黑衣人來訪的情形儘可能不遺漏一丁點地想一遍。覺得只有找出他的缺點，再想辦法，比較好些。於是我針對他可能是最脆弱的地方，假想是他的致命傷，擬定幾個方案，想在一個最好是下雨的黃昏展開行動。

我想我可以回到學校，繼續讀書，聽老師的話，做一個好學生。不然把心怡找來，告訴她說：我們會結婚的，那種事遲早要發生的，不是嗎？前幾天我失禮的地方，請原諒。然後要她在我的床上睡一個晚上。倘若這兩件事我後來都決定不做，那麼我將看準一個晚會，當那羣不知死活的人類在五光十色的燈影下，忘形狂歡時，衝進舞台，我首先會告訴他們：我的出現非常冒昧，但我是不得已的，接着我向他們行禮，演說自孔子死後中華文化的蕭

條和人類的無依。我想會博得不少掌聲。最後也許是悲劇，不幸我很希望能殺人。那就是到西門町或衡陽路口那裡，相好一個好像也曾夢見黑衣人的失意傢伙，瞄準肚臍處給他一刀，讓那些濃妝艷抹的婦女們驚呼，恰好像奏他的哀樂。警察會想捉我，我當然考慮過，但我早就跑到快車道處，給車子撞得血肉模糊了。

我把我的計劃大略地寫在一張卡片上，那時候，大約是午夜零時，也許是凌晨二點，我不知道。我冷靜地坐在椅子上，那樣就像等候死亡一樣。後天晚上，我想那該是我投靠偉大的日子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開始想吃些東西。那勢必要離開這房間，但非得等到入夜不可。這些日子，我已經擔心得不成人形了。「夢着任何凡人都不敢夢見的夢。」窗外的陽光太陌生，看着它時，竟也有些害怕。可是好像我自己比喻成和街上那羣人類不同，才是最大的原因。然而我不能不這樣。

整天，那個美麗的構想，佔據了我的思想。我開始放心睡覺，讀些幽默小品，有時照着鏡子，狠狠地盯着自己。時間倒也過得很快。

一直到天黑以後，我才蹣跚到飯店去，房東太太一看到我就說：「怎麼了，你這麼瘦？」我說：「給餓鬼吃掉的。」她笑得很大聲說：「你真會開玩笑！」我不知道他們這批活人心裡除了笑話之外，到底還懷着什麼鬼胎。餐館中強烈的燈光，白色的牆，使我有一點昏眩之感。我潦潦草草胡亂地吃了一陣以後，就把自己像一顆殞星般的滑入涼涼地夜色之中。

本來我想回去睡大覺的，然而無疑的，這是一個不朽之日的前夕，我不能忘懷，雖然人間充滿屍臭。我走了幾處最熱鬧的地方，我把幾個好像在等待什麼的人，從鼻子看到鞋尖，他們失神地看着遠方，和我年輕時一樣空洞。

當我轉回大街時，已經十點多了。我踱來踱去，邊走邊吹口哨，什麼也不想。幾次經過心怡的家，看見她的窗口還亮着，就想到她正在另一個夢裡徜徉着吧。我很爲她高興。這樣以後，我更有心情去應付那些不愉快了。

陰暗的時刻終於來了，我像一個等待天明的死囚，被死亡那廝追得狼狽不堪。呆坐在房間流着汗，努力思索着，但不能決定。黑暗中，我衝出房間，開始沿着街道奔跑，我儘量避開路人墨綠的眼光和蒼白的燈光，我不敢思索。恐懼捉着我不放。我想心怡可以幫助我，她可以的，以前我沒弄清楚。唯有找到她，告訴她一切經過。——許久以來，找一個人談談是我最大的願望。

我沒有自信能從她家的大門進去，所以就彎到窗下，她的燈亮着。我試圖阻止我身體上的顫抖，想講話。二分鐘後，我方感到可以叫她，但是我的呼聲噓在喉頭，變成啞的耳語。「我明白了，心怡！我要告訴妳一切。」我說。

久久她方把窗戶打開。「當然！」她平靜而有把握地說：「我們需要在一起。」

「不，不可能的。今天我要說的就是這個，我是一個死人，而妳是活人，那意思是兩個世界。妳

知道的，我將要死了，也許就在今晚，也許明天。雖然妳不在意，但我不能忍受。我知道，如果妳和我再像以前，在街上橫過來橫過去，就有缺點。而那羣活人只管說別人笑話的那一羣活人，會的，他們會輕蔑地把它當做話題。」

她覺得我說那種話沒有意思，建議我到屋子裡去，爲她或我們想想。我說：「不必了。這裡很好，光線足夠暗，很適合我，而且大家隔着這樣一道牆，也比較沒有那份不安。」她沒有說話，只淡淡地把眼皮垂下。我抓住機會，乘虛而入說：

「那一天，妳記得吧？妳去敲我的門那一天。我說過，那不是我們相見的時。什麼，妳沒忘記，很好。因爲我那時已有了麻煩，在那以前的第三個晚上，我夢見一個黑衣人來訪，他一見我就禮貌地向我打招呼。請原諒我的唐突，他說，不過不知是否能把那個消息告訴你。我說不用客氣，我隨時都可以接受。他一點也不誇張，那確是一個大事件，他一個字一個字告訴我——我將要死去！雖然我不太相信，但我並沒有驚醒，仍然一睡天亮。」我索性把醒來以後方發現事情不妙，以及自己如何把自己封鎖三天三夜，不眠不食，近乎掙扎地企圖否認那是事實，結果失敗的經過，一五一十地說給她聽。最後我又將記載死前準備工作的那張卡片遞給她看。要求她指點，給我的徬徨靈魂一線生機。

「哦！原來如此，」她恍然大悟，忽然星眸一亮，嫣然笑道：「我可憐的愛人！你一定太疲倦了不然就是瘋了！你說那是夢嗎？夢，嗯，你搞亂了

一切啦，是不是長期生活的不如意，使你厭倦生命？」

「墮落的人類，痛苦和幸福，當它們遠遠而來時，是一模一樣的，」我大聲絕望地說：「我沒有時間跟你說風涼話，那的確是夢，沒錯，你要知道，對我而言，那無異是一種先知的召喚，我必離你而去，愚笨的女人！再見妳糟透了。」她不以爲意，開心地相信我是生病了，不久將會康復的。我沒給她面子，在撒腳想走時，惡作劇地說：「我會死着回來看妳的。」

又是一個無夢的夜。二小時以後，我立在一塊陡峭高拔的岩石上自言自語。我已經從這毫無生氣的世界得到啓示，讀書、戀愛、殺人都太虛無。好像接觸永恆，實際上就是被死亡的浪潮所捲走。剛才在路上我還掙扎地想決定什麼，現在一想到幾天前一心一意地應付死亡，却想笑。

望着海，我完全沒有希望，就連想一踐那塊未來之境，過另一種新的生活的嚮往也沒有。我知道我應該做的，我知道海的心情。

足下低徊的風聲和濤聲只不過是一段前奏，我知道很早很早以前，海就有吞沒我的陰謀。這樣在心裏想着，人就像一隻孤懸的蜘蛛，失去空漠的憑依，直墜了下去。

水不冷，在我快要失去知覺時，我很嚴肅，可是我始終懷疑，爲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孤獨地夢見死亡？